

Prologue

入夏的雨，在令人焦躁的温度下，又让空气平添一份难以吞吐的潮湿，穿过虽然密织着，却又破绽百出的枝叶，嗒嗒地滴落在打满补丁的泊油路上，溶进深处，滋润着这人工材料架构而成的丛林。

本就不属于这个天气的太阳，黯淡地收起它的最后一丝光辉，而本该接替它的月亮，更是不愿在这样的日子露脸。

天空也在大口喘气，风吹打着玻璃封窗，仿佛在画布上肆意挥洒这股不适一般，驻足细看几秒，就能发现它为何如此。

透明的布面上时而出现一些黑点，时而又被水冲刷了去，那黑点不断变换着，显得像无法落笔的初学者。

棉花苞大小的颗粒混杂在雨点里，一边被吹打着，一边摇摇晃晃地落下。

黑雪--黑色的雪花。

就在这扇窗户之下，一个女孩背靠着墙，藏身在阴影之中。在这条伸手不见五指的狭长走廊前后，两个脚步声向女孩逐渐靠近。

“连接中...远程终端没有响应，重试中...” ，墙壁上的线缆连接着她手腕上的移动设备，但楼内的通讯线路似乎已经被切断了。

“啪”，两个手电筒在走廊的两端打了个照面，走廊里空无一人。两个保卫人员松了口气，相对着走过来。

就在两人相距3步远的时候，窗对侧一个小房间的门突然打开，隔在了两人之间。

“呃”，随后是一声闷响，仿佛踩上捕兽夹的大型野兽。

在门外侧的壮汉调整好架势，一脚把门踹了回去。

“小孩子吗？”，强光手电打在女孩身上，她的眼睛勉强半睁着，被光线直射到的手臂白得几乎透明，看不见什么血色。从身高来看，这是个大约十一二岁的女孩子，套着一件不合身的男式牛仔外套，下身是裤沿到大腿一半，近似热裤的短裤。她的一只手紧紧握着一把正在滴血的雨伞，另一只手伸向了自己的外套。

女孩向着光源的方向将它抛了出去，它在空中逐渐张开，足像一个张开双臂的男性那样宽大。

保安刚刚抽出腰间的短棍，从那里就传来了剧烈的痛觉。他顺势试图抓住对方，手上却只有织物的触感，腿上又挨了一下之后，他拿电棍向面前横扫，又打了个空。

“开什么玩笑！”，痛觉带来的恼怒之下，他受伤的腿向前猛地把女孩踹了出去，这次应该是打中了。

但是前面却没有人影。

在他仰头的瞬间，一把从侧面贯穿的匕首，锁住了他的喉咙，最后发出的声音像是气泡从泉水中涌出一般，短促并低沉。

女孩从他手里拽出自己贝雷帽，扣上头顶之后又扶了扶，有些婴儿肥的面容和贴身的上衣把她完全包裹在小孩子的氛围里，地上的手电光划过她的小腿，反射出鲜红色，仿佛把所有血迹都吸收了，即使是掐住大拇指几秒后，指尖的颜色也无法此相比。

她旋转一下伞身，收回前端的匕首，把它插回右侧大腿根部的绑带上，打开门走进刚才的房间，把削掉奶油的纸杯蛋糕一口塞进了嘴里，然后背靠门瘫坐在了地上。

“哈啊，哈...啊，第...二针”，女孩大口喘着气，似乎借着吞气去忍耐呕吐的冲动。

被麻痹的痛觉渐渐也回来了，女孩不自觉地用使不上力气双手掐住自己的右腿。

四下一片寂静，没有机器正在工作。

女孩时而消失在转角，时而在某些死路鬼打墙般地出现，像流水线上反复徘徊的点心。

“嘀嘟，嘀嘟”，她在心里计算着每一个转角，走廊，房间和通道，一边想象着闪烁的红灯和警报声，一边想象自己正被监控从上到下地盯着，每次出现在镜头前，嘴里都嚼着不一样的东西。

正门是不可能出去的，外梯的紧急通道...应该也已经被好几个角度架住了，说不定一开门就会被打成筛子，那么只有最早的那条...

整个2F几乎都是仓库，仓库和仓库之间是很大的开阔区，即使在黑暗中，想不被发现地走近那扇老安全门也是很难的事情，而且从来到这一层开始，女孩就注意到一件非常可疑的事情——保卫人员都消失了，这使人更加怀疑这扇门会不会是什么诱饵。

她在货用通道和通风系统里辗转腾挪，匍匐着从一个个通风管口向外张望，似乎都没有发现什么异状，自己离安全门的距离越来越近，她开始越发频繁地侦察四下的情况，尤其是可以藏人的地方。这是一条这层非常少见的狭窄连廊，应急灯非常明显地提示出门所在的位置，如果要埋伏的话，两侧甚至都没有什么房间。

又或者说，门上被动了手脚。

即便如此，也没有不去尝试的选择了。女孩从天花板上落下，完美的缓冲姿势。

也几乎就在同时，从一侧的角落里闪出了一个红点。

无数电弧向女孩落地的位置倾泻而出，两把1200rpm的非杀伤性电击自动手枪，只要被其中一道直击，即使不摊倒在地，很长一段时间内也不可能自由行动吧。

事实确实如此，女孩蜷缩着坐在地上，头顶着一块胶合板，这里是某个出货通道，只有半个成年人身高，原本是给板车进出的，大概这是两侧唯一能钻进去的地方吧。

她死死摀住无规律抽搐的右腿，新伤叠着旧伤，传来的剧痛让她每一秒都恨不得叫出声来。

“第三级警戒程序已激活，搜索中”，走廊另一端的电子警报声逐渐清晰起来，应该是已经通过转角拐进来了，此刻，那颗360度全周天夜视监视器应该保持着暗红色，紧盯这个方向，要问为什么的话，自己的热源应该一早就暴露了，只是在实际捕捉到敌人的身影之前，它不会随意开火罢了。

这样，原来是这样呀，怪不得发现不了。

女孩把右手滑动到大腿根的绑带上，手指靠上了某个位置，然后闭上了眼。

右腿已经痛到麻痹了，完全感受不到针刺，但效果来的很快，原本寂静无声的四周忽然嘈杂了起来，“嗡嗡”的轮轴声渐渐变强，女孩追踪着声音的位置，这种型号的警戒机器是没有办法升空的，也不可能做到完全的无声移动，要问为什么的话...

她摘下帽子，投向半空，轻轻旋转了一下雨伞将其解下，半空中的贝雷帽在飞出一条完美的弧线之前，不，应该说是成为稳定的飞行姿态之前，就被直直地击飞出去，同样的力打在自己身上的话，并不是挨上一拳那种程度的问题，立刻毙命当然是做不到的，大概会在几个小时的折磨之后衰竭而亡吧，毕竟这才是这类机械的设计目的。

在这个空档，女孩已经滑到了走廊上，她立起上身，保持半蹲的姿态，那把雨伞被她握持在手中，伞柄从末端弹出，抵靠在她的胸口。

“砰”，火药爆炸的巨响回响在狭窄的走廊之间，但这一枪并未造成任何破坏，弹丸在机器的四周散落一地，连刮蹭它的外壳都做不到。

晃动的监视器试图重新锁定目标，但女孩已经来到了机器的侧面，她将手腕上的移动设备贴在机器的头部，正好和她的肩差不多高，在肉眼不可见的作用下，机器立即停止了动作，监视器慢慢暗了下去。

“真是顶好帽子”，女孩弯腰捡起自己的贝雷帽，用它拍了拍裤子，但现在似乎不是应该出神的时刻，同样的轮轴声，正从走廊的两侧逼近过来。

“第...三...针...”，在看不到自己身体的漆黑中，到处是萤火虫一般左右转动的红色冷光，一个变成三个，又从三个变回一个。

女孩坐在包材仓库高处的货架上，勉强从气道里吐出三个字，仿佛是腹部挨了一记刺拳，只能发出一些不成文的声音，连声母的口型都很勉强。那个姿势已经称不上是坐了，因为没有有一个部位还有力气支撑上半身的体重。

这应该可以算是没有办法的状况了吧。

在五脏六腑几乎要颠倒的剧痛传来之前，女孩重新握紧了手里的雨伞。

“Wanderer system activated.”

若干分钟之后。

成排的LED照明依次亮起，不算很大的包材仓库里，平行放着几排多层货架，高两人多一点。

“自动防御装置TYPE5，中控网络连接成功...网络编号012，检测到配置变更...指令更新中...”，机器人的眼睛由红转绿，排队走出了仓库。

“D1567，正在搜索包材仓库，完毕”，三个保卫人员相互打着手势，检查着仓库的每一个角落，三个人很快就把整个包材仓库翻遍了，有无人机的配合，就算能爬到货架的顶上也不可能逃得过去。

“D1567报告，未发现目标”，仓库的卷帘门完好无损，没有从这里出去的迹象。端着霰弹枪的小队长摆摆手，三个人从仓库的入口开始了搜查。

从那个卷帘门外的通道连接着一部小货梯，和其它若干部货梯一样，都通向卡车的卸货通道。

其中的一辆卡车开动起来，朝着通道尽头的闸门笔直地前进。

“叮当哐当”，传出的并非是一声巨响，而是许多金属和非金属的物体摩擦碰撞的声音，巨大的金属闸门震动起来，发出拖的很长的吱呀声，然后终于承受不住崩裂开来。

卡车逐渐加速，巨大的动能依次冲破了数个因为准备不足，而匆忙搭建起来的路障。此时，刚刚参与包围的大部分人员都已经进入建筑，正在各个楼层搜索。直到货车开动起来，才被刚刚恢复的监控注意到。

货车的电台里播放着女孩移动设备中的内容，是一个几年以前的情感电台，里面所提到的人或事几乎没有一个是和她相关的，除了一件事情。

“FM10...情感直通车”，也不知道是录音质量的问题还是播放器的问题，有时候声音会突然模糊一下。

“今天的情感直通车，我们特别准备了外景录制，现在，记者已经到达了主人公的家门口。”

“而今天我们的主人公是，一对同一天生日的小学生兄妹！哥哥空今年...岁，而相差两岁的妹妹彩也是同一天生日。”

“他们的父母每年都会为他们庆祝生日，但是今年出了一点小小的意外，很不巧的是两个人都赶不回来了。”

“于是，作为我们节目忠实观众的母亲就拜托我们送上一个特别的生日派对！”

“嘘...他们有可能会听到的呀”

“哦不好意思，那么就让我们敲响他们家的...”，一段很长的噪点。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工作人员齐唱起了生日歌。

某些携带了实弹枪械的安保小队尝试向轮胎发起集中射击，看上去明明是打到了胎体上的子弹，似乎也没能产生什么实际效果，货车的速度渐渐提了上来，这个庞然大物带着无法阻止的动能，笔直地冲向工厂厚重的铁皮大门，前面唯一的障碍，只剩下一个单薄的门岗而已。

卡车撞断了原本的阻车杆，正要碾过门岗的减速带，减速带上的圆弧面突然打开了，一排钉刺带露出了地面。

几声清脆的爆裂声在雨天传开，显得格外震耳，奇怪的是，卡车并没有发生任何偏移，也没有任何打算减速的迹象，它仍然按照原来的惯性，就像山坡翻滚的巨石，或者说割断了引绳的马车，直直地向大门冲去。

大部分匆忙冲出建筑的安保人员被远远地甩在后方散乱的路障后，呆立着看着这一切，枪口无力地垂向斜下方。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歌声被爆炸声打断了。

燃烧震动空气的声音从工厂的楼顶传来，一枚反载具火箭走斜线俯冲下来，很快就追上了卡车，它从车头的斜后方插入，然后把它连带着半个货箱一起摧毁了。

不过这似乎并没有很大程度上影响到货箱的速度，剩下的半个货箱推着前面正在崩解的废墟，继续向大门冲去。

混合体发出尖锐的金属摩擦声，有金属和金属的，也有金属和地面的，如果耳膜是橡皮筋，这个声音应该可以硬生生地把它扯断，紧接着，货箱撞击工厂外墙的声音就像一口大钟，钟响之后，一切重新归于沉寂。

工厂的大门大约有一半向外翻起，外墙倒塌的部分被侧翻的集装箱挡住，还是看不到外面的状态，卡车前段就像被压过的巨无霸汉堡，所有成份挤成一团，那样的残骸已经连鸟笼都称不上了，只有老鼠能够勉强穿行，根本说不清哪里是驾驶室。

所有这些，都发生在短短十数秒内。

在墙的另一端，高矮胖瘦各不相同的人型生物相互重叠着，沿着墙壁排成了一条线，不只是面孔已经无法辨认，简直就像整个轮廓线被选取，然后由黑色填充一般，浑身上下没有一个清晰可见的部位，“这家伙披着一个人的外壳”，这样的话语常常用来形容一些没有心的人，但眼前的这些，可以说是真正的，活动着的“人的外壳”。

但此刻，这条线出现了一个缺口，当然，撞倒了外墙的货箱不可能完全挡住原来的部分。

从那个小小的缺口开始，这些生物喷涌进来，以几乎不属于人类的速度淹没了深灰的柏油路，一路渗透过被撞毁的门岗，被冲破的路障，渐渐涌向工厂。

它们中的约莫十几个仍然留在门口，围着面目全非的卡车整齐地排成一圈，不断冲击着变形的基架，冲击着集装箱的铁皮，像是要从里面挖出些什么一般，摇晃金属的声音大得刺耳，但又被它们喉咙里的声音盖了过去。

沉重的低吼不断回响在卡车周围，这些声音有着重金属的风格，但似乎没有加以任何控制，不是想表达些什么，而是单纯而杂乱的，某种出于早期本能的声音。

仿佛在和应这个声音一般，“嘭”的一声之后，残骸中不断传出类似折断铁片发出的脆响。

持续几秒后，货箱顶部冒出了两股细长的水柱，一段距离后，水柱就分离剥解成雾状，仿佛是广场的小型喷泉，而后，这两股水柱也像喷泉般移动起来，在转出两个漂亮的半圆后消失了。

一只白皙，稚嫩的，在打湿时甚至像是显出些果冻质地的手，像推井盖一样顶开了一个变形褶皱的金属圆盘，而后另一只也伸了出来，手臂上是类似一个类似手表的移动装置。

两只手撑在货箱顶上，一顶贝雷帽和女孩的上半身就像鱼突然跃出池中一样跃出了那个小洞，随后利落地将膝盖带了出来。

“Happy Birthday to you~~~”

以膝盖为支点，女孩在车顶站起，伸了个懒腰，然后像是忘了什么一样，躬下身去，从那个齐整的洞里拿出一把打开的雨伞，自然地搭在肩膀上。

那些生物在下方持续着机械式的拍打，似乎毫不在意自己的双臂，它们尝试着跳起来，却够不到那样的高度。

雨滴自伞尖到伞缘不断循环着。她用单脚支地，轻巧地转过身来，面向工厂的方向，左手拉住眼角，浅粉的舌头大约伸出了一半，是不至于让脸变形的程度，清澈而湛蓝的双眼，就像水面一样闪闪发光。

“Happy birthday to me~~~”，雨天让自己的声音变得格外清晰，女孩捂住嘴，把一声笑止在了气道里。

她转向门外，似乎在四处搜寻着什么，眼神落在路旁一个雨水口上之后，她几乎没有什么迟疑地跳了起来，像走台阶一样，她跳上变形的工厂大门，然后又从那里起跳，从大约两人高的高度坠向她的落地点。

她轻轻转着手上的伞轻轻转过了45度左右，鲜亮的水蓝色流体四散到了空中，从四周的雪花浸染开来，渐渐地，将它们由纯粹的黑，转变成了自己的颜色。

在接触井盖的刹那，从足尖开始，皮肤，肌肉，骨骼，那本应由各种生物纤维交织成的固体却只是像流水一般滑过了条形的缝隙之中，不知所踪。

那些饥渴地追逐着的实体，像从地上被拉起的影子一般围着雨水口不动了，从最贴近那里的几个开始，也逐渐染上了水蓝色，似乎那些影子慢慢变成了某种色彩艺术的塑像，最后在原地凝结，中央贴伏着地面的，外围蹲姿的，边缘站立着的，构成一个仿佛巨大水花般的艺术品。

“连接中...远程终端已连接，请输入认证信息...通过，识别代码...正在上传目标资料，通讯接通中...”

“阻止他们的行动应该已经晚了，但我们必须抢先一步拿到原型机...我们会在路上对你做一些基本的临时处理。还撑得住吗？”

“没关系的。”

“这台机器可千万不能落到他们手里，蓝，你是我最满意的一个女儿...”

“是的，爸爸。”

“乖。”，对面的男人收回了没说完的部分，中止了对话。

手持设备上的地图开始缩放，一条表示距离的细线向某个方向划过，一个鲜明的红点标记在了另一端。

中心医院。

Home

“Happy Birthday to you...”

一个稚嫩的声音从耳根响起。

两个湖中间的主干道，是一段很长的下坡。

少年松开脚踏，任凭车越滑越快，后座的妹妹一边紧抱着她，一边轻轻哼着歌。

少年扭过头去，身后空无一人，触感和温度渐渐消失。
歌声戛然而止。
不久，自行车轮轴的声音又重新出现在上坡的起点。
歌声再次响起。

“彩”，少年躺在楼梯间的瓷砖地上，打了个激灵，猛地睁开了眼。
眼前是医院雪白的天花板，稍稍有些剥落，那些一点点的黑色是蛛网，蜘蛛，潮虫和被蜘蛛吸食的潮虫，稍带些夏日湿气的气味依然十分鲜明，但不是标志性的消毒水，混合着药物的气味，而是微微的甜味，像贴近去闻苹果，并非什么强烈的香气。
“小空。”，传来平静且温柔的轻声低语，他顺着声音的方向抬头看去。
“做梦了？”，少女缓缓抚摸着少年的短发。
“恩。”，楼梯下打开的出口门带来的微光并不刺眼，空用小臂遮住眼睛，似乎在适应光线，又似乎想回到刚才的梦境里去。
“下次一定要记得回宿舍睡，听到了吗。”，少女微闭着眼睛，似乎也有点困了。头发滑过她的手指，她的右手在他的耳根停顿了一会，又轻轻抬起，重新回到原位。
“恩...”，平躺在并不舒适的地面上，地缝在手臂印出的印子还没消退。他继续捂着眼睛，转动身体试图找到一个合适的角度让僵硬的身体放松一下，脸上的丝绸触感让他打了个寒颤。
浅绿色的裙子。
“星姐...”，空试图把头往下缩，让自己的上半身立起来。
“小空，把眼睛闭上。”，他又乖乖枕了回去，闭起眼睛。
“昨天又睡得很晚对吧。”，星捏了捏他的两个脸颊，稍稍有点泛红。
“星姐...”，空似乎把什么话憋了进去，借助楼梯爬起身，席坐在地上。
“看看，脏死了。”，空正打算捶捶自己的僵硬的后背，星的手已经帮他从上到下拍了一遍。
空的领口被轻轻地握住，从那里开始，制服的袖子，下摆，裤腰，一直到裤腿，都被调校了一遍，之所以不用“整理”，是因为一般的整理确实精细不到这种程度。
随后，她把手臂环过他的脖颈，搭在胸前，体温从后背传来。
“小空，生日快乐。”，星在空的耳边低声说，两人脸颊相碰，水果的甜香瞬间充斥了空的脑海。
“看。”，她不知是从哪里掏出一个包装好的盒子，上面夹着彩色小喇叭的贺卡，放在空的面前。
“谢谢。”，空终于挤出来两个字。
“说什么呢，快洗个脸整理一下，一起回教室吧，大家都在等你呢”，
空的话还没出口，星轻巧地走下了台阶，推开了防火门，空手里握着礼物，站在原地，缓步跟了上去。

从那个消防出口转过一个转角，就是医院门诊楼的走廊，由若干原本是治疗室的邻接教室组成，比较小的诊室也改造成了自习室或教师办公室。

“Happy Birthday! ”，空刚刚推开班级教室的门，头顶就被打上了三色彩带。
“生日快乐！”，小孩子们充满活力的声音在不是很大的教室里弹跳着。
“生日快乐！”，同学们也齐声祝福，大家随后唱起了生日歌。
“空，彩，生日快乐。”，星走上前去，递上另一个精心包装的小盒子，上面捆绑着礼带，和贺卡一起绑紧，“这份是给彩的。”，她把盒子叠在送给空的那个上面，“找个地方放下吧，大家准备了很多礼物呢。”
“谢谢。”

同学们一个个送上自己的心意，大小不一的盒子在桌子上越堆越高。
蛋糕是两层的，上下两层分别是两个数字：17和14。
“谢谢。”，17岁的谢谢。
“谢谢。”，14岁的谢谢。
每说一声谢谢，就会有另外一个谢谢回响在空的脑海里。

简单的庆祝散场之后，星安排在场的学生们一起打扫了教室。
“关于下午自习的安排，高三是理科，高一高二是文科，初中班的自习我来负责，没有问题吧。”
“小低班和小高班的各位请保持安静，排好队，跟我回到自己的教室”，她从讲台下下来，穿过人群，走向教室后门，有些小女孩也模仿她干净利落的动作，跟在后面，引得一部分男生不由得发笑起来。
最后一节课的铃声响了，学生们开始说说笑笑地离开教室。两人和几个自愿留下帮忙的学生将礼物搬回了空的宿舍。

这里是普通病房改建的宿舍，因为一切都过于标准，没有什么房间的感觉，在这个双人间里，许多东西似乎是一式两份的，就像复制粘贴过去一样，一样的床，一样的床头柜，一样的衣橱，还有他现在所望着的，和自己一模一样的书桌，以及在相同的角落，堆砌着的礼物。

在那堆礼物的旁边，还有差不多高的另外一堆。

把视线稍稍偏移一些，就能很清晰地看到一张小车形状的便签，虽然已经有些卷边了，还是牢牢地贴在桌面上。

“今天我要晚点回来，你和星姐先去吃饭吧。ټ(͡° ͜ʖ ͡°) ㄟ”，在这行字的旁边，还画着一个表示无奈的颜文字。

空盯着那些字迹，托着腮许久不动。

“伸出手来。”，听到星的声音，空下意识地伸手，两个木制的小物件出现在了手上，应该是一直被攥着的关系，还是温热的，从外观看来，是一只螃蟹和一条鱼，两者都做了抽象化处理，所以整体是卵型的，没有什么棱角，空试着握了握，边缘都磨得很光滑，没有什么扎手的地方。

“是小弧做的礼物哦。”

仔细看看的话，两个物件都已经在合适的位置打好了孔，穿好了股绳。

“说起来那家伙去哪了？”

“好像听到他说先去饭堂了。虽然没有亲手送你，他可是偷偷做了一个星期呢。戴上试试吧，看看合不合适。”

“先去饭堂了...”，空似乎在斟酌其中的意义，然后晃了晃头试图把它忘了。

“星姐，彩的那个就交给你保管吧。”，他把鱼的木雕递到星的手心，随后，把螃蟹的那个挂在了自己的脖子上。

“恩，很合适”，微笑起来的星应该是最好看的，她的脸总体来说是有棱角的，但算不上尖锐，五官并不能说精致，但比例均匀协调，初见或许不会留下很深的印象，但目光停留得越久，就越是能感受到她的可爱。

“小空，答应我，不要勉强自己。”，她把手盖上空头顶，盯着他的脸看了一会，然后拍了拍他的额头。

《茉莉花》的电话铃声响了，星看了一眼内线电话的号码，“我还有些事情，午饭就不和你们吃了。”目送着星离开房间之后，空的视线回到了不远处的那张书桌上。

随着闹钟在他耳边的爆鸣，空“哇”的一声坐了起来。

“对了啊，这个闹钟昨天忘了调回来了.....”空看了看挂钟，此刻已经是七点了，离他自己的上课时间只有十分钟。

匆忙漱洗完的空直接冲进了妹妹彩的房间，“哗”的一下扯开了窗帘，阳光一下子就冲进了整个房间，但是睡得死死的她依然没有任何反应，

面对这种情况，空直接把彩硬生生地抱到了洗脸池旁边。在半睡半醒的状态下完成刷牙洗脸换衣服所有动作的彩还没反应过来，空就二话不说拿好面包扛起她跑了出去。

一边不停地看着手表一边把面包塞到半睡半醒的彩嘴里之后空骑上了自行车，可怜的彩一边“呜呜”地叫着，一边在后座维持着平衡。

“迟到了啊.....”

拖着彩奔进校门的同时空习惯性地抬了一下头。

“你以为是怪谁啊.....笨蛋！”，彩一边喘着气一边抱怨，随后往初中部的教学楼跑去。

“嘴上.....”，空对着彩跑走的方向喊。

“笨蛋！”，听到这话的彩停住脚步，停下确认自己的脸，然后在远处朝着他张牙舞爪。

空一直目送她跑进教学楼，在视线移开的瞬间，初中部，高中部，古旧的钟楼，小花园，体育场，图书馆，一切都沉没进一片漆黑。

那黑色背景蠕动着，吞噬着，伴随着一阵剧痛，灌进他的双眼。

“彩！”

空终于清醒过来，看了一眼时间，似乎并没有经过很久，本来是不想去吃饭的，但自己的肚子告诉他，这一觉似乎已经把里面的蛋糕消耗完了，于是他动身往侧梯走。

路过中庭广场，等候电梯的队伍还是排的很长，这个医院的两部观光电梯都在一楼的大堂中庭，停在每一层的中庭广场，对于现在的安置人数而言，是严重不足的，在高峰时期，即使是错峰就餐，还是会人挤人，更何况这里是九楼。

每一层的中庭广场布局大致相似，都向露台一样，可以望到大半个大堂，透过玻璃幕墙，也能确认医院外的情况，没有行人的大街向人们展示着“正常生活”的成本有多么高昂。偶尔有车辆经过，或者停在医院门口装货和卸货。

侧梯是从医院目前已经不开放的一个员工入口通向上方的，原本就是员工通道，医院每一层楼的防火门都由控制中心统一控制，通常来说，主楼梯的防火门是常开的，而侧梯的则是常闭。

“生理信息扫描，通过”，楼梯间里除了应急灯以外没有什么照明，防火门的隔音效果也不错，对于睡觉来说再好不过了。

指纹，虹膜和面部采样，医院里为每个人都建立了个人档案，在权限管理上还是比较严格的，走这里的时候空时不时就会想到，究竟星是怎么帮他们添加这个区域的权限的。

在微弱的光线下走下9层，感觉像是在走被诅咒的无限楼梯。医院食堂在M夹层，地下一层和一楼大堂之间，必须要从大堂的手扶梯，或者是主楼梯下，从侧梯下的话有一个问题，直通食堂的门用的还是以前的旧系统，需要特定种类员工的磁卡。

如果从一楼出去的话，要先走工作入口到大堂，设计原本是这样的，可现在员工入口的门已经焊死了，据说是出于安全考虑。

但是，中间的清洁工具间可以跨越员工门的两侧，也就不需要过那扇常闭的门了，空走到工具间门口，发现门是敞开的，里面挂钩上成排的工装裤少了一件，当然，还有挂在胸前的员工磁卡。

“白痴吗...”，预想到大概会发生什么事，他更不想去食堂了。

还没下手扶梯，杂乱的碰撞声就已经传进大堂了，食堂门口看不到任何的保卫人员。

“请站定不动...生理信息扫描...身份验证，通过”，为了分时就餐，进饭堂的时候应该是要做一下身份检查的。

一路上遍布着许多歪斜倾倒的座椅，刚进来的学生，还没散场的工人，和挡在前面的保卫人员围成一个大圈，空从其中挤过去。

一个精瘦的老头，偏黑发皱的皮肤下，身板却不显得松垮。乍看之下，在用力把一个沙袋拖到他的面前，但那个沙袋像甲板上的鱼一样，一边被拖拽着滑行，一边弯曲着蹦跳起来。

仔细看看...应该也不用仔细看看就知道那应该是谁。

“哟！同志！生日快乐！”，耳边仿佛有什么东西爆炸了，从鼓膜开始，一直冲击到他的脑膜。

“这可是我的自信作，怎么样。”，少年像个麻袋般蹦蹦跳跳到空的面前，直直盯着他的胸前，两个人都站直的话，身高上大概能压住他一个头，但现在空的身高是高度，而他的身高是长度。

“不错。”

“跟你说，这可是黑酸枝木，看上去挺黑的，仔细看会透出淡淡的...哦我傻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你看不到颜色对吧。”

“没事，感受到你选料讲究了。”

“哎，我可是认真考虑过的。先不说这个了，今天来的很晚嘛。”

“恩，稍微躺了一会。”

“不愧是你，不浪费一丝的休息时间，这就是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吗。”

“恩。”

“不过饮食规律也是很重要的哦，你说吧。”，对话似乎并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

他健硕的上身线条被完全不合身的工装挤了出来，再加上全身都在发力，感觉随时可能会崩几颗纽扣的样子，看上去活像某些卡通里马戏团逃出来的穿背带裤的熊。

绳子那一头试图趁这个机会把弧拖走，绳圈死死地钳住他的小腿，但是即便处于这种态势，弧仍然保持着动态平衡，基本定在原来的位置不动。

“不是...你...怎么想到的。”

“嘿嘿...”，他挤挤眼睛，像萨卡班甲鱼一样。

老人在这时候忽然把拽紧的绳头松开，失去了另一侧力的平衡，弧直直地向空撞过去，两个人一起倒在地上。

“喂...”，坐在瓷砖地上的空揉揉肩膀，皱了皱眉头，发现旁边没有人影，弧已经起身向前蹦出去好几步了。

空看向另一边，发现老爷子也消失了，他又向后望望，那老人用一种不属于这个年龄的速度闪到了那个麻袋般蹦蹦跳跳的工装裤前，然后一脚扫过了他的下盘，失去了平衡的弧向前一倾，又变回了垛在地上的沙袋。

老人先是一脚踩在背上，然后弯腰拉住了弧的耳朵，把他从地上拎了起来。

“老爷子，现在可是休息时间，休——息——”，他把弧拎到与肩平齐的高度，弧只能屈着膝盖，他的五官已经近似拧在一起了，看来力度不小。

“休息可以，跟我回后厨去休息。”

“那啊啊啊！那我不休息了，我要去冒———险———”，本着耳朵被撕下来的觉悟使起穷劲，弧终于挣脱了那只虎钳，和挡在他路上的老爷子相对而立。

“冒险，冒险，自己睁开眼看看，外面现在是什么鬼样子！险就摆在那里，需要你去冒吗？”

“我不去，还是有人会去啊。”

“那至少去的不能是你，我反正没法相信那什么‘老骡子’，看眼神就知道他不是好人了，这名字也是。”

“他带队没出过一次意外！”

“那又怎么样？他就是个用小孩帮他打工的骗子！”

// 老骡子为什么要用小孩？

“我已经跟他出去很多次了，不还是好好的吗！”

“不会有下次了，出事了就晚了。”

“那你一定要拦我了是吧。”

“我不拦你，你可以出去试试。”

“好，等我把这破衣服先脱了”，弧摆出一副要爆衣的架势，但是不合身的衣服进去容易，出来似乎就很麻烦了。

“脱，你就是脱光了，丢人的也不是我。”

“还有你”，气头上的老爷子转向地上坐着的空，“你也少跟那个人一起混了。多照照镜子看看自己，你爸妈还在的话，肯定会很难过的。真的是，有你妹一半听话就好了，多好的小姑娘。”

空脸上的表情似乎没什么变化，维持着之前的坐姿，一只手托着腮，一只手背在后面。

“喂喂，老爷子，你冲着我来就好了，拿他开涮是什么意思啊。”，虽然放着狠话，但弧还在跟身上的衣服缠斗。

“你给我闭嘴，我劝他也是为了你好。”

“哈？你叫我闭嘴我就闭了不是很没面子！”

老爷子往四下看了一眼，伸出手把弧的半边脸拢住，向附近的饭桌上一推，他没反应过来，脸重重地砸在桌面上，被摁在上面动弹不得。

“啊！把老子放开！今天要么砍了我这条腿，要么让我出去，听见了吗，死老头！”，弧一边叫喊着，一边发出低吼，仿佛被捕兽夹夹住的熊。

“我无所谓，就算卸了你的腿，也不影响你做个厨子。”，可惜老爷子是个熟络的猎人，这样的威吓似乎不怎么管用。

//弧为了有一天能离家旅行而攒钱，所以在老骡子手下赚外快

“叔叔，6号摊的大嫂说让你去拿东西来着。”，在针锋相对的话语中，一个柔和的声音响起，围观者们慢慢让出一条路。

“哎呀，看看我居然快把这事忘了。”，老爷子看到来者，手慢慢松了下来。

“你们两个，快不要闹了，叔叔也把手松开吧，伤到自己就不好了。”，星把两个人分开，把老爷子扶到一旁的一个凳子上。

“这畜生东西...真是要把我搞死...”，老爷子渐渐冷静下来，这时候他才显出了同年龄相符的疲态。星在老爷子身边坐下，手指朝着门口的方向比了个箭头。

“先喝点水吧叔叔，不是跟您说过嘛，这样生气对身体伤害很大的，来点茶怎么样，要什么茶您说一声，我给您准备。”

“不了不了，怎么能麻烦你帮我泡茶呢。”

“不麻烦的，就当是替他们两个赔礼道歉了，大家也都有份，都请坐吧，接下来我来安排”，她站起来，开始招呼在场的学生帮忙恢复座位，准备茶水和点心。

“好你的呃———”，弧从桌子上翻起来，正准备跳上去加入理论，突然被背后的手锁住了脖子，他原本的话语变成了气流通过的尖声，顺势向后一倒，被空拖走了。

“咳咳——”，坐在自己的床上，弧不停地清嗓子。“要再来杯水吗？”，旁边的空一边问，一边把水递了过来。

“不了不了，咳咳，下手可真狠呀，不愧是同志，是干大事的人！”，可能是还没从缺氧中恢复的关系，他瞪着眼睛，比了个大拇指。

“抱歉。”

“我才要抱歉，老爷子说的那些...”

“没什么。”，空微微一笑。“倒是你，之后要怎么跟老爷子交代，最好先想想清楚。”

“没什么好想的，既然吵都吵过了，大不了就是到时候跪着让他抽两下吧。”，弧也放声笑了起来。

“这像是成年人吗。”，空摆摆手。

“你也半斤八两吧，哪个成年人会动不动趴下就睡的。”

“那是因为晚上...”

“因为晚上星姐过来了？”

“闭嘴吧，朋友。”

“对了！”

“你又想到什么了。”

“我想起一个惊人的大情报，吃饭的时候听来的。”

“所以是什么。”

“知道吗，这个医院的-1F是个防空洞。”，弧指指正下方，“为什么这里没有建停车场呢？知道吗同志？”

“因为规划的时候计算过流量，没必要去建个地下停车场，这里是医院，不是购物中心，没那么多车进出的。”

“啊哈！就知道你会这么说，但真正的原因并没有那么天真，其实是因为原本拿来建停车场的空间让给了一个地下实验室，而那个入口就在防空洞里，防空洞看上去很开阔，其实只占了整个B1层的一半多”，他用手笔划着一个方形的面积，然后双手握拳摆在自己的饭盘前，直愣愣地望着空，“怎么样。”

“反正你是要拉我下去对吧，明天下午吧。”

“爽快！”，弧咧开嘴笑了，像发现蚂蚁窝的男孩，找到了愿意一起去捅的同伴一样，随后就转移到下一个不着边际的话题上。

“但这还不是最劲爆的，其实这所医院的中央控制室呀，是个指挥中心...”

“轻点。”，弧大于常人的手掌打在空的肩上，拍得皮肉生生的疼。

这样的对话一直持续到弧倒头睡下去为止。

“果然应该不下去的。”，结果空还是没吃成正餐，用宿舍里的速食品代替了。

剩下的中午已经不多，没过多久，桌面上的内线电话铃把两个人都叫醒了。

“专车来接人了喔，准备好了吗。”，设备那头，沉稳的大叔嗓时断时续。

“当然，这边随时可以出发了，老骡子。”，空也沉稳地回报。

//医院的学生只上半天课，下午参与工作，但是不强制，不参与工作的学生会安排自习

Rain

好的，工作委托已确认，请在这里登记自己的身份信息。一路平安。”

跟正门的保卫人员打过招呼，两人跳上了敞开的货箱，这辆大货车改装成的人员运输单位，其涂装是标准的民用许可车辆。

中心医院，这个安置中心能够正常运转，离不开每一位成员对重建工作的支持，对于学生而言，就是牺牲整整半天的学习时间，去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

“先把装备换上吧。”，男人指指驾驶舱的方向，通向隔间的小门，他眨了眨右眼，左眼的面罩仿佛也闪了一闪，浓厚的山羊胡遮住了半张脸。

“哟吼！”，弧像空间站的宇航员一样一下子蹦过了内门，它宽敞到以他的身高，也能够轻而易举地通过，甚至无需低头。

空打了个哈欠，走进同一扇门，睡眠不足的脑袋多少还是有点晕晕的。

“哟，同志！”，中年男人向空搭话。

“你还要学到什么时候。”

“看你还精神着，我就放心了”

“这也就三天不见而已。”

“那不一样，天上三天，地下三年呀...哈哈”

“你是天上的还是地下的。”

“我当然是光荣的地下工作者了。”

“无名英雄！”，弧刚刚把自己套进防护服，附加了防护服的身躯显得更加庞大，真正像一头灰熊站在面前了。

“无名英雄！”，旁边又多了只独眼黑熊。

“耶...”，还有误入熊窝的人类。

男生都出来之后，女生们也随后换好了，由于防护服的关系，原本宽敞的空间稍稍显得拥挤起来。

“好了，看来同志们都到齐了，没有打瞌睡的吧”

“没有！”，前排有个人抢答了。

“很好，接下来是需要高度集中的工作，现在打瞌睡，之后可能就一睡不醒了哈...哈哈。”

在场似乎没有一个人理解这个独特的笑点，但是有个人感觉后背有点发凉。

一，防护服检查

二，载具状态检查

三，计数器校正

三张详细的流程图按顺序贴在最显眼的位置，“老骡子”拿着他最爱的完美树枝从最左边划到最右，大家按照自己的分工，一部分人检查充电单车，一部分人检查小型厢式电动车。他一遍听着大家的报告，一边开始在自己的平板上笔划起来，说是平板，其实是个比普通平板要小，但比手机要大，相当厚的设备。

“地图，分发到你们的手机里了，老规矩，下午6点准点开走，拿多少按人头分。当然，前提是你们的人头都还在啦，哈哈...”，他扫视了一圈，但还是没有一个人想跟着笑的样子。

货车平稳地运行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越是离开安全区域，空气里的黑色颗粒密度就越高，驾驶窗上也渐渐开始积攒起来，司机把雨刷打开，将其推向一边。

有些学生在后座小睡，保存精力，有一些在闲聊，也有些在玩老骡子准备的桌游，他自己有时候会参加，有时候会在一边摆弄他的平板。

车速忽然慢了下来。

“队长，你看。”，平板里传出语音，司机向老骡子示意。

“这个临时政府为什么会连交通管制这么点小事都...”，老骡子一边抱怨着一边打开前置摄像头界面，前面是一条只有一半可以通行的马路，剩下一半被废墟堆满了，对面是一辆体积差不多的货车，看来是比较麻烦的会车了。

“大货车...这个时间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当然老骡子也明白，不是只有自己可以例外的，虽然他很希望这样。

两车相交的时候，老骡子仔细观察了一下，这辆车的驾驶室用的是黑镜，从外面几乎看不到里面，货箱里应该是很重的东西，至少比自己这边更多，没有明显的改装痕迹，也不像是运了很多人的样子。

“先记下来好了。”，虽然满腹狐疑，但还是先睁只眼闭只眼吧。

“你好，请让所有人员下车，敞开车门和后舱，配合一下例行检查。”，这里是隔离区和非隔离区的交界处，官方说法是准隔离区，实际上就是迎击黑化体的最前线。这里的每一个出入口都设有检查站，24小时轮换的值班人员都是荷枪实弹。

“好的，辛苦你们了。”，“老骡子”一手从副驾驶座向窗口递过了什么，随后哨卡打开了，“恩，没有异常，祝一路顺风。”

“最终检查。”，老骡子带着大家从上到下检查了一遍，然后把树枝高举起来。

“念一遍，我们的原则是什么？”

“见货就收，见人就跑。”

“再来一遍。”

“见货就收，见人就跑。”

“第三遍。”

“见货就收，见人就跑。”

“一路顺风。”，他把树枝往下一挥，货柜门向后打开，搭成了一条向下的斜坡。

“同志们，战斗的时候到了，冲呀！”，弧的自行车像装了弹射器一般飞了出去，两个初次参与的队员见

到这个阵势，立刻慌乱地左顾右盼。

但似乎身边的其他几位队员都有条不紊地准备着出发，“没关系的，我们坐车随后跟上就可以，不是跟着他走的意思啦。”，其中一位女孩笑笑说。

几个小队已经全部出发了，空看着桌上类似平板的设备发呆，抬头扫了扫“老骡子”的脸。

“真是太感谢你把他介绍给我了，简直是块纯金啊，上头。”

“没办法，又不能送外卖。”

“但是现在这世道，攒够钱也很难出门旅行哦。”

“他只能想到这一层了吧。”

“没关系，到时候输送队会使命必达的。”

“自己给出去的钱自己收回来是吗。”

“在下面可用不到钱...”，他回以一个眼神示意，“哈哈...”

“把任务给我吧。”，空掏出手机，轻放在那个厚重的设备前。

老骡子摆摆手，在桌上放了一杯水，和一把手枪。

“稍微喘口气吧，比如说...笑两下什么的？”，他把脸凑到水杯后面，两只眼睛透过杯子望着空。

“谢谢。”，空拿起水杯，一口气灌了进去，表情没有任何变化。

后面的货箱门重重关上，车又重新启动了起来。

A点到B点的最短距离是什么，是直线吗。

如果这条直线被一个个圆切割成一段段，再加上一个个圆弧的长度，还会是最短的吗。

这里是离集合地点20分钟车程开外的封锁区域。

安全距离，这就是手里的辐射计数器划出的圆，而那个圆心，就是即使不接触，也会有致命威胁的“他们”。

避而不战，对空而言，这就是他所定义的最短路线，而能够打开这条通路的钥匙就是————一小路。遍布各处的小巷，地图的离线数据上虽然有，却不能显示完全，也不能称得上准确，这里毕竟是另一种生物的世界，哪条路会在什么时间点出现变数，不是能够随意对待的事情。

这就是老骡子的专长，当然不是免费的。

稍宽一些的路面单车可以通行，但遇上崎岖不平的地方，狭窄的夹道，陡坡等等，想快速通过的话，就得多少依靠人力了，这辆车还有特别定制的部分，如果不是车把用磁场连接便于拆卸的话，能走的小路会更少。

空在楼栋与楼栋间纵横穿梭着，从空中俯瞰的话，简直像是在故意绕远路一样，有时候会远离好几个街区，然后再折回来，他时刻注意着手上计数器的变化，如果出现特殊情况的话，路线也是要跟着改变的。

他并非孤这种程度的怪物，能够不间断地狂奔，不如说正相反，比起普通的同龄人来说，平时就忽视体质锻炼的他更吃不消这样的机动，充放电自行车的机理，让这种自行车比一般的车踩起来更加费力。

拐出最后一个路口，他把车停在一边，他用双手撑着膝盖，止不住地喘息，呼吸稍稍平静一些之后，他啜了两口防护服里的吸管，水袋里的饮用水灌进喉咙，视野慢慢能够重新聚焦起来之后，一条湖边小道便在他眼前延伸开来。

镜湖——整座城市围湖而建，绕着湖向外延展开来，它被人称作“市中心”，但这确实不假，因为除了这个早已存在于此的大湖，这座建市不久的新城，没有一个地方敢自称是中心的。

湖中也并非是空无一物，之所以叫做镜湖，是因为湖水常年平静不泛涟漪，就像镜子一般，原原本本地映照出周围的一切。

抬起头，眼前的湖面反射着过了盛头的阳光，就在湖的正对面，一座高塔直插云霄，周围的建筑物都因为距离而变得不怎么显眼，只有它让人无法忽视。

空抬头仰视着它的顶端，仿佛它的终点在天际另一侧，而现在纷纷扬扬飘落在头顶的黑雨，仿佛正是来自那深不见底的倒影。

“琉璃镜阶”，这座城市最高的建筑物，是一座半住宅式的办公楼，至于它的命名，琉璃的部分源于全彩色处理的玻璃幕墙，而阶梯的部分则是仰视塔顶时，会利用视错觉，奇幻地呈现一种阶梯状的层次感，神奇的是，不仅仅是从塔底去看，无论距离远近，这个效果都是存在的。

“通往镜子里的台阶...老爸究竟想表达什么呢。”，空凝视着倒影中的阶梯，对他而言，这个名字已经和自己的父亲绑定在一起，愿意或不愿意，只要看到它都会不自觉地想起，而对一般人来说，那只是又一个躺在档案或滚动字幕里的名字而已。

三岔路口已经在视线可及的地方，终于到了这段路途中或许是最麻烦的地方，空要横穿大马路了。

“不在水最急的地方，怎么抓最好的鱼。”，去问老骡子的话，他现在应该会这么说。

这个路口的其中一支，通向这个城市最繁华的商业步行街之一，并非曾经最繁华的街道，即使是现在，它也继续着人来人往。如果谁有幸见到这副光景，就会像从幽灵车站下车，刚刚走出站台的高中生一样反应吧。这里仍然有着现代生活的要素，不时会有断续通过的车流，街道是如此嘈杂，显然并非与我们一类的生物，从建筑物中进进出出。

“他们”，黑雪的感染者，或者官方名称——“黑化体”，之所以这样做，并不是在追求什么美好生活，只是纯粹地受本能驱使，简单地重复自己最后所做的一系列动作而已。

看准一个车流稀少的时机，空越过护栏，插上了马路，目标是斜对面的小巷口。计数器像坏掉的灯泡般闪烁了起来，空避开零星的几辆车，曲折前行，虽然脑海中有些声音在回响，但并不到影响判断的程度，基本上是在顺利前进了。

但很快，闪烁的频率以容易感知的程度越变越高，像是用久了的日光灯要恢复正常一般。

“这样的上升速度，有什么大型交通工具在靠近吗...难道是...”，空立刻作出判断，不是再节约能量的时候了。

自行车在短时间内释放它储存的所有电力，把速度提到一个难以置信的程度，空几乎是直线插进了小巷子，然后头也不回地沿路猛冲，渐渐地，眼前的路像面条一样扭了起来，水泥墙面变成了灰色的布丁。车突然剧烈地颠簸起来，由于速度的关系几乎处在失控的边缘，他用全身的气力控制着自己和车身的平衡，就在眨眼之间，他看到前方不远处，出现了一个身影。

“彩...”，他下意识地一打方向，偏移的重心无法回调，刹车让后轮在地上划过一条弧线，车身保持和道路垂直的姿态滑行出去，在地上滚了几圈后，空失去了意识。

两个湖中间的主干道，是一段很长的下坡。

少年松开脚踏，任凭车越滑越快，后座的妹妹一边紧抱着她，一边轻轻哼着歌。

少年扭过头去，身后空无一人，触感和温度渐渐消失。

“笨蛋”，她的脸颊贴着他的后背，轻声自言自语。

此刻，在刚才那个的路口，一辆巴士转弯驶过，其中的情况无法辨认，或许是车窗被黑雪染成了黑色，或者里面的一切本身就是一团黑色，总之，除了黑色以外没有什么可见的物体。

如果空试图亲眼见证这副光景的话，现在他或许已经成为它们的一员了吧。

现在，他仰面躺在地上，用手臂抹了抹模糊不清的面罩，眼前是灰色的天空，以及把它分成几块的，耸立着的灰色水泥墙，不知道什么时候下起雨来，雨势很大，视线很快又被下落的水滴遮蔽起来，他直起腰身，用双手撑起自己。

从上到下确认之后，身上的装备应该没有什么异常，防护服虽然有破损，但因为是特制的多层结构，并不会完全失去效果。

“这下你又欠我一辆自行车了，一两个委托可抵不掉这个价哦。”，他眼前浮现出老骡子的嘲讽脸。

所幸自行车似乎还能动的样子，就是外观上看起来...

“自定义98新吧，哈哈...”

这是个在灾难发生前就早已弃置的商务楼，有些地方的外墙还没有完全封好，湿气混合着灰尘，形成了一股泥土般的霉味，一辆单车停在没有扶手的楼梯间，灰色的落地玻璃前，空推开一扇连着折杆的狭窗，制造出唯一一个能够透气的地方。

“呼...呼...”，拿着望远镜的手仍然颤抖着，空的呼吸和手上的计数器一样，还没有完全平静下来，他支起右臂，自几层灰色的预制板之上观察着灰色的老式单位房，推算着成本最低的路线，楼梯间断断续续的呜呜声几乎不会打扰到他思绪的连贯。

在与他几乎一墙之隔的地方，一套并不比这栋烂尾楼更干净的防护服敞开着，瘫软在地上，从其中羽化出的肉体还带着汗珠，一边发出不规则的吱嘎声，一边规则地扭动着，全身的刺青像风拂过字画一样颤动，而五官也随之变化，随着收紧和放松做出各种表情。

水声和碰撞声，仿佛有人将几滴润滑油挤进了弹簧之间，两根弹簧搅缠在一起，不久之后是间隔的打击声，活像洗衣服的妇女用木棒击打着石阶上的衣衫，然后吱吱声再次响起，大概是油磨尽了。

这种啼叫像一个通过某些传动部件冲击着墙壁的马达，回响在整层楼的预制板之间，仿佛一时间这里真正成为了一个树冠的尖梢，各种飞禽走兽的聚集地，而不是水泥柱撑起的，空空如也的某个顶点。

空从拐角收起头，站回窗前，在带着湿气的叫声和带着湿气的空气中继续观察，时而放下望远镜，手托起腮，望着几近不透光的楼梯间，终于，他点点头，轻声步回了刚才的位置。

“完事了吗？”

“这家伙已经湿不起来了呀...”全身刺青的男人就这样一边喘着，保持着一丝不挂的状态，在一个充满建筑碎屑的水泥板上，赤着脚一步步向空走来，胸前的哨子随着每一次晃动，发出铃铛一样的声音。

“手电筒，手持设备，多功能军刀，绳索，水壶，压缩食品，望远镜，和你们标志性的哨子。”，空像打开自己的背包一般，拉开他防护服上的一体式背囊，拿走了那台手持设备。

在他的身后不远处，是一个似乎是人类女性的生物，两根股骨叉开，盆骨抬起，脊椎形成一个下坡，胸部、和腿部支撑着地面，手臂看起来像是支撑着身体，但其实只是摆了个投降的动作，手掌朝下贴地而已，在右边的脚踝上，锁着一根铁链，另一端钉在墙里。

这个样子，活像一只青蛙，但干裂的嘴唇，褶皱的皮肤反而比较接近蛤蟆，双眼仿佛是刚刚塞进眼眶的，始终直视着正前方，从这个姿态来说，也就是斜下方。

“要不要玩玩，这可是我的私藏。”，男人指着地上那副不成形的人类外壳，她的喉咙里还在不断冒出气息，大部分在形成声音前就散去了，剩下的一部分只是偶尔发出一些无规律的“呃”声，刚刚被把玩的时候也是如此。

“感谢你的情报。”，空把设备交还给男人，新鲜的汗味伴随着湿气，合着一种不清洁的酸臭弥漫在防护服里，为了忍住想吐的冲动，他穿着臃肿的防护服伸了个懒腰。

“啊啊，所以说你们这种效率至上的组织，我怎么都搞不明白啊。”

“我反正不会帮自己搞不明白的组织干活。”

“你明白老骡子在想些什么吗？”

“多多少少。”

“哦哦哦，开始上头了，呃。”，男人边穿防护服，边打了个嗝。“还是黑雪这玩意劲大，比什么都猛。”

“会变的哦。”

“那个啊，你真的觉得我们和那些东西差别很大吗？”

“多少有一些吧。”

“哦哦哦，感觉又要射了，不如再来一发吧！”，没过一会，穿到一半的男人突然亢奋起来，扯下脖子上的哨子往旁边一扔，又反过来要往外钻。

一把手枪顶住了他的颈后，男人立刻停下了动作，他似乎想说些什么，但是没发出任何声音。

“老骡子的意思。”，他慢慢把双手举过头顶。

“那段监控是你找到的，我不杀你。”，一段沉默之后，空开口了。“把所有东西留在这里，自己走下去吧。”

“好好，兄弟，我走，我走。”，男人把两条腿拔出来，被枪口指着走向了楼梯井。

“之后不要再以任何形式出现在输送队面前了，我只能救你一次。”

空一直目送他走下还没有护栏的楼梯井，然后贴着墙回到楼层里，拿走了防护服里的绳索，军刀和手持设备，随后走向了那个女性，侧耳贴近她歪向一侧的脸。

“杀...了...我...”，虽然很模糊，但确实是不断重复着这样的发音，从他进入这里开始。

“砰”，“砰”，片刻之后，两声枪响回荡在好几层之间。

当然也传进了正在裸着向上走的男人耳朵里。

“哈，这傻X居然还在管别人的闲事。”，他转进10楼的墙角，沿着墙根寻找起来。

“有了。”，因为没有照明的关系，他在大致的位置摸了许久，拔出一个话筒，3声嘟声之后，通信似乎接通了。

“他就在6楼，你们可以过来了。”

“明白，你在那里盯住出口，我们马上就到。”

他蹲在楼梯间，一边侧耳注意着下方传来的任何声音，一边贴着窗户，紧盯着建筑物的正门口，从这里可以看到对面几座居民楼上的动静，尖哨队的同伴们开始行动了。

“老骡子，这就让你看看这里是谁的地盘。”

一段时间之后，楼梯间出现了一个脚步声，很明显是穿着防护服走路的特点。

男人开始悄声往楼梯下摸，黑雪带来的眩晕让他弄不明白自己现在的感觉，似乎有些兴奋感，又十分紧张，这一切转化成快感一阵阵地向他袭来。

“你是怎么知道这些通信线缆的位置的。”，空拿起水杯，一口气灌进了喉咙。

“我不是说了，再怎么磨我也没用的，想知道的话，就拿我看得上眼的价格来换，当然，这是你小子把眼睛卖掉也拿不出来的了，哈哈...”

“这把枪，用着还习惯吗。”，老骡子一只手拿起暂放桌上的手枪，在手上转了两圈。

“恩，很轻便。”

“是的，不过我总觉得它软绵绵的，你不在的话，就是在仓库吃灰的命”，耍完一套之后，他将手枪拍回桌上。

“喂，老骡子，你这是在教未成年人用枪吗？”，男人在旁边起哄。

“教他们开枪和教他们写字也没什么区别。”

“那什么时候教我写写字啊？”

“下次一定。”

不知为何这件事浮现在男人的脑海，如果能亲手开枪打死老骡子，那真是太爽了。

他几乎叫出声来。

铃声，铃声。

有微弱的铃铛声响。

当他转过身来，发现一个人影正拿枪指着他的时候，他几乎要喊出些什么。

第一枪，胸前

第二枪，胸前

第三枪，前额

勃起的阴茎喷出了几滴液体，和身体一起倒在了9层到10层之间的平台上。

空背过身去向下走，他的面色惨白，腿上的肌肉无规律地抽搐，使他难以站稳。计数器持续警告着辐射浓度超过了安全值，那个响声渐渐扭曲，变成了一种蜂鸣声，在他的脑畔不断制造着嗡嗡的噪音。

“小空，你回来啦。”，面前传来一个熟悉而遥远的呼唤，母亲张开双臂，似乎在等待着什么。

“妈。”，空伸进腰间的自密封口袋，拔出手枪，两腿稍稍分开，用另一只手托住枪身，直指向母亲的身体。

“你不是小空，你...是...谁...”，原本清亮的声音突然浑浊起来，夹杂着一些难以辨认的杂音，她忽地一下将头向左，扭到一个另人惊异的角度。

空把手枪放下，盯着那个扭曲的眼睛，走过她的身旁。

“笨蛋，你要丢下我吗。”，背后传出彩的声音，他仍然没有回头。

“空？”

“笨蛋空！”

“空哥？”

镜湖的其中一个突出部，被一座不大的山所环绕，因为曾经是松叶林，被称为松山，从停在湖边的这辆车的位置，朝琉璃塔的方向望去，视线稍微往左移动一些，在一座座烧成炭黑色的混凝土建筑后，是隐约可以看见的，而他的家，或者说他曾经的家，就在那座小山头的对面。

那是山边的一个摄像头拍到的，彩渐渐走进湖中的身影。

从进入画面的那一刻开始，彩就一步步地向湖中走去，丝毫没有停下的意思，即使水面没过她的裙子，没过半身，甚至逐渐没过脖颈，看上去无法呼吸的时候，她也没有一丝挣扎。

那就是三年前那个晚上，彩从家里跑出去之后发生的所有事情。

不会的。

绝对不是我看到的那样。

绝对不是我看到的那样。

没错，可疑的地方还有很多。

是假的，是假的。

绝对不是我看到的那样。

绝对不是我看到的那样。

楼梯间什么也没有。

不可能会有人。

只有我一个人。

没错，只是幻觉而已。

我还要...我一定要把她找回来才行。

“彩！”

空又一次把自己拉了回来，靠着墙往下方挪动几步，楼梯上的每一步，都仿佛走了一个小时，行走的距离越长，楼道就越发暗了下来，回到6楼的最后几步，除了楼梯以外，已经几乎看不清什么了。

时间似乎并没有过去很久，空把他的防护服穿回去，一只手支撑着膝盖，一只手贴着墙，额头靠在上面，等待自己平静下来。

“任务完成。”，他爬上10楼，把同一个电话接进自己的手机里。

“辛苦了，刚刚下来的那个小姑娘我们已经回收了，还活着。你听上去有点累的样子，没事吧。”

“没什么，爬楼是这样的。”

“看你还能开玩笑，应该问题不大了。”

“那么，我到哪里上车？”

“车已经开走了。”

“然后呢。”

“我会用基地来接你。”

“发生什么事了吗？”

“没什么，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吧，总归要松松土的，现在有个额外任务，需要去天桥上回收一个包裹，信息已经传给你了。当然，你不想干也没关系，但集合点就在那附近，现在有点赶时间，剩下的之后再再说吧。”

电话那头切断了，不给空再多说一句的机会。

// 老骡子表示要给空庆祝生日，卖关子让空去回收包裹

一条主干道旁的便利店后巷，空他注视着手机屏幕上的时间，似乎在等待什么。

太阳已经开始西沉，变成了相反颜色的半边天上，忽然下起了雨。

下一个分钟到了，他一把跨上旁边的山地车，打开能量释放，在大路上疾驰起来。很快，一座人行天桥出现在了视野中。

“照这样来看，紧急反应小队的下一次推进是在20分钟后，经过这里至少还要半小时。”，思考逐渐恢复过来，空靠着天桥底的立柱，似乎在分析手机上显示的数据。

骤雨在天桥的顶棚肆意敲打，像是刚刚入门一段时间的鼓手，它的排水显然不是能正常工作的样子，四周就有若干个水幕，人行阶梯成了瀑布。

“纸箱，中等大小，天桥上靠边放着...’，总之，先上去看看吧”，似乎只能逆流而上了，积水已经冲刷到了半个小腿的高度，空一边扶靠栏杆，一边一步步向上迈，水流对防护服的冲击太强了，根本不是扶着就能稳住的，他在摔倒之前退了下来。

他拧了拧防护服的右臂，将手腕对准头上的桥体，另一只手托住手肘，一根长钢钉联同细绳一起弹射出来，在桥的钢架上发出一系列清脆的碰撞声，然后他扯扯绳子，确定它已经挂到了护栏上，然后双手把绳子抓牢，把右臂的机关往回拧，绳子以射出去的力道把他拽了上去。

重新装填很费工夫，把射出来的所有东西塞回原位之后，空终于能够看一看桥上的情况，如同描述的物体出现在了天桥中部，底部已经被水浸透，箱体可能已经泡烂了，空试图将它抱起，先与水隔离开来。

“中...”，空很快发现自己的出力小了，箱子里是实打实的金属制物品，似乎是某种机器，他先抄起底部，在抱起的过程中把纸箱整个倒了过来，“接下来，就是一步步走回去的问题了。”

从桥上可以清晰地望到松山山体公园的山顶，一栋小小的气象站被未经整修的树木包围，但蜂窝状的白色拱顶还是依稀可见，“小时候真是看不厌呀，这东西。”，空回忆起他无数次在窗口出神地望着这个拱顶，星空的穹顶罩在其上，红色的航空障碍灯跟着星星一闪一闪，似乎是它们的一分子。

发现计数器出现异状时，空正准备走下楼梯，他讶异地看着计数器的显示，现在桥上的黑雪浓度竟然比缓冲区还要低，这意味着即便他现在当场脱下防护服，也不会受到任何直接影响。

“这帮家伙’只有侦测到异类的意识，才会离开正常的活动节奏，转而去同化他们，而这个距离大约也只有3~5米大小，比起他们放出的辐射，也就是实际能够将人致死的距离小得多，所以只要不太靠近，就不会吸引到它们的仇恨。”

“老骡子”在一张纸上画了三个同心圆，那是两条实线和一条虚线，“这是他们对我们的警觉距离，这是辐射的散布范围，而这条虚线，记住我为什么画成虚线，因为真正的致死性是因人而异的，离得越近固然会越危险，但如果能在辐射下停留更久，做到他人做不到的事情，自然也会产生更多的机会...”

“到这里为止，是大多数人都已经熟知的内容。但是...”

“但是！”，老骡子用树枝敲敲黑板，“划重点了。”

“吸引他们的真的是人类意识吗？或者说，为什么人类意识会吸引他们？”

老骡子在黑板上画了若干连在一起的管子，里面灌满了水。

“这个时候其中一个管子里面是空的话，会怎么样？聪明的小空一定能明白的对吧，乖乖。”，老骡子试图去摸空的头，被他躲过去了，这时候他还沉迷于模仿星，而且是非常极端的模仿。

“目前最新的研究里是这样假设的，因为人类意识对于黑雪来说是‘空’的，所以黑雪，或者说辐射，或者相关的那些东西吧，他们会往空的地方走。”

“所以它们才会有意识地进攻隔离区的边界？”

“当然了，假设终究是假设，现在还没有人真正证明过，也可能证明过的人都不在了呢，哈哈...”

因为计数器对低浓度没有报警，空也没能第一时间察觉这个变化。当他注意到桥下飞奔而来的黑影时，能用来反应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弹夹11发，备弹12发，但可能没有时间换，如果还有绳子的话...总之不能让他们聚在楼梯上，但是，以这样的接近速度...”，他放下箱子，把枪口指向下方准备射击，水流的冲击根本拦不住这群野兽，没有防护服这样的累赘，它们的接近速度非常快，几声枪响后，已经有两三只来到了非常近的距离。

情急之下，他将手伸向了另一只手腕的内侧，只一瞬的工夫，防护服的触感贴上了皮肤，他显得有些单薄的体形渐渐从收紧的防护服里显现出来，为了拉开距离，他疾跑到另一侧的人行梯口，那一侧虽然也有敌人在接近，但到达桥下还需要一些时间。

“只是一两只的话，也许还有可能把它们踢下去，但是压缩时间也要到了...”，空向桥上的追逐者开出最后一枪，贴近边沿的护栏。

被包围了？怎么办？跳下去吗？这个高度会死吗？还能正常行动吗？

眼前的天空渐渐被两侧挤压过来的黑暗包围，思考渐渐模糊起来，大量的杂音涌入意识当中。

“彩...”

对不起。

是我亲手把你送到了那个湖里。

是呀。不是很明显吗。

为什么你一直坚持她没有死呢。

只是给自己一个活着的理由而已。

对吧，说到底只是你自己不想死而已。

你没有见她的勇气，甚至连死的勇气都没有。

你一次次置身于越来越危险的任务，最后都没有死在里面。

如果她还活着，那死就是绝不被允许的事情。

差不多可以了。骗子。

他低下头，笑了起来，把手枪抵上了自己的耳侧。

眼前溅起了一道水花。

如果这样在另一个世界相会的话，她又会怎么说呢？

如果此刻她还活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正看着自己的话，又会怎么说呢？

眼前溅起了一道水花，但它未必是真的。

眼前又溅起了一道水花，但它未必是假的。

空的手指在扳机上无法动弹。

一道水花从积水中跃起，随后，一个接一个的水花像潮头一般，穿过黑暗，向空的面前涌来。

面前的水花渐渐形成一个人形，一个女孩子出现在半空，手里打着一把雨伞，似乎是靠着它飞行一般，她的朝向和此时的空相对，下落的轨迹从他的侧面错开。

她头上戴着一顶贝雷帽，正低头凝视着他，透明的蓝色眼瞳始终与空保持着交汇，令人产生一种仿佛凝望着水面的错觉。

“彩...”，眼神相遇的瞬间，某种熟悉感把他连接起来，不，与其说是熟悉感，不如说是习惯。

空正想开口问些什么，却发现那女孩伸出一根手指，将其对准了下唇正中。

“中心医院。”，一个调皮的童声像是跨过了耳朵的所有构造，直接响彻了空的脑海，替换掉了所有杂乱的噪音，即使自己听自己说话，也不可能如此清晰。

魔法。

“目标。”

是魔法吗？

“目标..系统...回收”

无法解释原理的事件。

如果魔法真的存在于世界上的话，那熟练的魔法使大概就是如此吧。

“彩？”

她将伞简单而优雅地转过45°左右，随即像洒下的雨点般轻轻落在他的身后，又消散成了一片水花。

“再见，大哥哥。”

从最初那片水花扬起的位置开始，像是波纹在平静的湖面上传递一般，那群本能驱动的狂热生物竟渐渐停止了行动，空拨开一个即将贴到面前的躯体，而另一侧刚刚跑上来的那些，也都在楼梯上立在了原地。

周围所有行动的黑化体都变成了水蓝色的塑像，铺满了整个桥面，周围被雨水吹打而飘摇着的黑雪也都变成了同样的颜色，整座桥从世界里割离出来，成为一种理想化的冬天的景观。

站在塑料顶棚下，空的神情像极了一只受了惊的动物，两腿仍然哆哆嗦嗦的，没办法站定不动，只是站在桥的中心，看着刚刚女孩消失的地方。

不过危险还没有解除，他很快反应了过来，在更多黑化体从远处的大街小巷涌过来之前，借着面前的状况，在防护服还原之前跑下了楼梯。

“彩...”，他一边跨上车，一边回想着女孩的衣着，面容，和她最后传达的话语，逐渐混乱起来。

那并不是自己的妹妹，这是毋庸置疑的，虽然相像的地方很多，但并不完全一样。但那双眼睛，却是货真价实的，彩的眼睛。

这是彩离开之后，他的世界里第一次出现可以辨认的颜色，所以他这样确信。